

【论 文】

形似而神异：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民族识别与美国种族识别¹

励 轩²

摘要：这篇论文将会通过对政府文件和其他重要资料的文本分析比较中国的民族识别和美国的种族识别，并检视两种识别的目的、标准选定、实施过程和结果。文章认为中国的民族识别与美国的种族识别虽然在形式上相似，但在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

关键词：民族识别，种族识别，比较视野，中国，美国

2011年胡鞍钢和胡联合发表论文将世界各国处理民族（种族）问题的模式分为两种：大拼盘模式和大熔炉模式。他们认为苏联、南斯拉夫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施行民族大拼盘模式，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前提，而美国则实行大熔炉模式，保证了它的统一。他们暗示，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基于苏联民族大拼盘模式的第一代民族政策，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因此有必要过渡到类似美国大熔炉模式的第二代民族政策。^{[1](p.3-4)}虽然胡鞍钢和胡联合对美国种族政治的表述因其精炼主义色彩而受到很多批评，但他们却激发学界去思考我们是否可以比较中国民族政治和美国种族政治，是否中国应该学习美国经验以便丰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2]这篇论文将以中国的民族识别和美国的种族识别为焦点比较两国的民族政治与种族政治。之所以聚焦于民族识别与种族识别，是由于它们是各自民族政策与种族政策的基石。识别结果为民族/种族歧视、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或平权行动提供了工具价值。我在论文中将追溯民族和种族识别的最初目的，然后检视它们的标准及实施，最后对它们的结果进行比较。本文认为虽然中国的民族识别和美国的种族识别在形式上都属于对人的分类，但其内容却并不一样，无论是最初目的、识别标准还是实施程序都存在极大差异。

一、概念化民族识别与种族识别

通常来说，中国的民族识别是指当代史上官方推动和实施的人群划分的工程。民族识别在中文中由两个词构成：民族和识别。识别意味着辨别或区分，民族识别应该是指对民族的辨别或区分。但民族是指什么？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却因为中文世界“民族”一词的混乱使用而变得极富挑战性。我们都承认苏维埃话语深刻影响了中文世界中的民族话语构建。如果我们想搞清楚中文世界中“民族”一词的含义，我们必须回到苏维埃的民族话语中去。在苏联的政治话语中，有几个术语与中文中的民族一词高度相关：*народ* (*narod*,³人民) 是社会各个阶段中的人们共同体 (*ethniccommunity*)；*народность* (*narodnost'*, 部族) 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的人们共同体；*нация* (*natsiia*, 民族) 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中拥有领土的人们共同体；*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natsional'nost'*, 民族) 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阶段的人们共同体⁴。在中文里，最后三个术语都已经被翻译成“民族”，而第一个术语有时也会被翻成“民族”。¹

¹ 本文刊载于《China Tibetology》2016年第1期。

²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³ 文中的俄文拉丁转写采用国会图书馆系统。

⁴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natsional'nost'*) 在英文中可以被翻译成 *nationality*。但对该词的定义是有争议的。苏联政府在1934年声称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natsional'nost'*) 包括 *нация* (*natsiia*) 但不包括 *народность* (*narodnost'*)。1938年，



根据官方历史话语的解释，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国社会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当时中国除了部分汉人以外的绝大部分族群都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苏维埃政治话语中的民族（Нация, natsiia）。因为在1949年前，部分汉人已经进入资本主义阶段，苏维埃政治话语中的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 narodnost'）也不是最适宜形容汉人的术语。考虑到当时中国有些少数民族仍处于原始社会的现实，民族识别中的“民族”按照苏联政治话语来定义应该是指人民（народ, narod）而非后来惯用的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natsional'nost'）。换句话说，苏联政治话语中的人民（народ, narod）一词才最符合民族识别中的民族之义。又因为 народ(narod) 其实等同于希腊语中的 ἔθνος（俄语中的 этнос，英语中的 ethnos），民族识别其实就是对人群或族群的识别。当然，民族识别过程中对概念的界定并没有严格遵守学理推断，以致所有被识别出的群体都被冠以民族（俄语中的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英语中的 nationality）的称号。

对术语的厘清并不一定使我们明白术语背后的内容，我们需要挖掘更多关于民族识别的含义。两位参与过民族识别工作的学者费孝通和施联朱曾经解释民族识别的含义。费孝通说民族识别是对人口普查中搜集的400多个民族名称进行筛选的工程，从而回答两个问题：中国有哪些民族及有多少民族。^{[4](P.147)}施联朱定义民族识别为辨别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的工程。^{[5](P.3)}进一步的，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认为民族识别是中国在共产主义时期实施的社会工程，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在这个工程中决定国家的民族构成。^{[6](P.3)}从他们的解释和定义来看，我们可以获知关于民族识别的几个重要特点：首先，民族识别的对象不是个体而是人群；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识别中对族群进行归类，并对已识别群体确认或给予官方民族名称。因此，本文认为民族识别是新中国区分族群并确认官方民族名称的工程。

像民族识别一样，种族识别的定义也因为“种族”一词的争议性而变得有些复杂。学术界对种族具有生物学正当性还是仅为社会构建一直存在着不同意。本文不想就此再开始一场辩论，取而代之的是支持两位试图综合生物学属性和社会建构属性来给种族下定义的学者。他们认为种族是涉及到不同类型人体特征的社会冲突和利益的象征性概念。^{[7](P.110)}在美国，种族以肤色、地理起源和基因传承的方式被显现出来，每个个体因其生理特征和地理起源被划入特定的群体中。因此，本文认为种族识别是美国政府依据生理特征和地理起源把个体划入为特定群体的工程。如此一来，就可以看出种族识别和民族识别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种族识别的对象其实是个体而非已经存在的群体。同时，又因为种族和民族概念的不同，预示着两者在进行识别中所使用的标准也会有很大差别。

二、识别的最初目的

历史档案和一些学术作品显示，民族识别最初是被设计出来用以反对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所表达的观点：中国的汉人和其他族群应该被称为宗族；这些宗族要么拥有共同的祖先，要么就是在历史上长期通婚；绝大多数宗族都已经融合进单一的中华民族。^{[8](P.12)}在该书出版后，中共的高级干部立刻写文章批驳蒋的观点，认为蒋的说法其实是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称：汉人和其他族群不应该被称为宗族；汉人和他们有共同祖先的论调纯属一派胡言；中国不是只有一个民族，而是有很多民族。^[9]虽然陈伯达并没有在文章中仔细区分作为 nation 的民族和作为 nationality 的民族，但这并不影响他的观点成为新中国的主流话语。几

苏联政府改变了观点，认为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natsional'nost') 包括 народность (narodnost') 和 нация (natsiia)。具体可参见 Francine Hirsch, "The Soviet Union as a Work-in-Progress: Ethnographers and the Category Nationality in the 1926, 1937, and 1939 Censuses," *Slavic Review*, Vol. 56, No. 2 (Summer, 1997), pp. 267-272.

¹ 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黑人。

位参与过民族识别工作的著名学者后来都承认民族识别的目的在于矫正国民党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政策。^{[10] (P. 1); [11] (P. 92); [12] (P. 17)}

然而，这些学者却有意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民国时期的地方政府早在 1940 年代就已经开始民族识别工作了。云南省在 1943 年建立了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用于调查和识别云南的少数民族，最终这个机构从 150 多个已有族群中划分出了 85 个类型。^[13]更进一步的，早在云南省民族识别之前，1930 年代军阀盛世才受苏联影响在新疆识别出了 14 个民族。^{[14] (P. 378)}可以说，民国时期的民族识别其实已经为后来新中国的民族识别打下了基础。^{[15] (P. 49)}

另外，马戎认为户籍制度和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实施也可能导致了民族识别。根据他的观点，实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前提是公民的民族身份信息要登记在户籍上。如果民族身份信息不清楚，少数民族公民无法享受到优惠政策的好处。为了搞清公民的民族身份信息，政府必须开展民族识别工作。^{[16] (P. 20)}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事实上是在民族识别开始后的第五年即 1958 年才颁布，这足以说明，民族识别的开始与户籍制度关系不大。

官方开展民族识别应该有其它方面的需要。1949 年，在开展民族识别的四年前，中国共产党组织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颁布了新中国临时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17] (P. 1290)}这条规定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决心在内蒙古之外还为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民族区域自治，也证实了将在政府内设置少数民族配额。然而，中共到那时其实还不清楚中国有多少民族，也不知道他们是谁。这种情况显然会严重影响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4] (P. 148); [11] (P. 98); [18] (P. 2)}因此，用于澄清中国民族数量和名称的民族识别必须被尽快提上日程。

巧合的是，美国宪法对种族识别的产生也有着决定性影响。根据 1787 年宪法：“众议员人数及直接税税额，应按联邦所辖各州的人口数目比例分配，此项人口数目的计算法，应在全体自由人民（包括订有契约的短期仆役，不包括未被课税的印第安人）数目之外，再加上所有其他人口之五分之三。”^{[19] (P. 2)}由于奴隶^[3]在条文中并不算作完整的人而是被当做五分之三个人，这个条款也被称为五分之三条款，是北方和南方在联邦内就众议员人数分配问题如何计算奴隶人口而达成的一个妥协方案。^{[20] (P. 20-25)}尽管宪法文本中未提及“种族”一词，但“该条款是这个新国家将种族、政策和科学捆绑在一起的第一步。”^{[21] (P. 31)}换句话说，五分之三条款需要美国政府在人口统计中必须按照种族划分人。^{[22] (P. 66); [21] (P. 31-34)}

虽然民族识别和种族识别都跟两国各自的宪法有关，但两国显然有不同的动机。中国政府实施民族识别是为了给少数民族提供自治地位以及政府内的配额。美国此举则是为了通过种族识别捍卫白人特权，有色人种的利益则较少得到考虑。¹

三、识别标准的选择

很少有学者会否认苏联对中国民族识别标准制订的影响。斯大林曾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3]由于上文所提到的翻译问题，在民族识别初期，一些政府官员并没有意识到民族并非是他们想要分类的群体。在辞令上，他们追随了斯大林所给的指示。在云南省，民族

¹ 种族识别的目的在民权运动之后发生变化。对少数民族的保护纳入到种族识别的考量之中。这是为什么种族识别可以维持到现在的原因。



识别调查小组在报告中称，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必须是民族识别的基础¹。民族识别过程中对斯大林定义的过分强调在中国其他地方也非常明显。但正如我们所讨论的，只有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阶段的人们共同体才可称为民族。在现实中，中国所有少数民族都没有进入这两个阶段，因此没有一个符合斯大林民族定义的。

幸运的是，一些参加过民族识别的学者意识到了斯大林定义和中国现实的冲突。^{[4] (P. 154); [10] (P. 3); [12] (P. 12)}作为冲突的第一个解决方案，民族识别过程使用了民族（nationality）而不是民族（nation）来指称识别出来的族群。因为民族（nationality）可以从奴隶社会到社会主义阶段的任何人们共同体，这样就摆脱了民族（nation）在发展阶段上的局限。第二个解决方案是提倡在民族工作要做到马列主义²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言下之意就是要在民族识别中灵活运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费孝通坚持中国的民族现实有几个特点：首先是历史长、渊源久；幅员广大、民族众多；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³。当斯大林定义民族时，他并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中国不能照搬苏联的经验，而是需要根据自身实际灵活运用斯大林的定义⁴。这意味着在民族识别中，工作组不仅需要看待识别的族群是否符合斯大林的四个定义，同时也要参考诸如民族名称演变、历史和本民族意愿等其他因素。^{[11] (P. 118-146)}

政府官员在民族识别中显然支持对斯大林定义的修正。1982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给各省民委的一份文件中指示：“直到解放前夕，中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他们不可能完全符合斯大林提出的现代民族四个特征。因此，我们不可能简单照搬四个特征作为唯一标准……”⁵。

在美国，种族识别的标准反映在美国人口普查局（U.S. Bureau of Census）和后来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决定的种族分类上。虽然OMB承认这些分类“本质上不应该被解读为是科学的或人类学的”，^[24]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美国人口普查局之前的分类中归纳出一些标准。

自从1790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后，肤色一直是区分白人和黑人的显著指标。人口普查中会广泛使用白人和黑人这样的词用于种族分类。例外的情况只发生在人口普查早期和20世纪前中期。在前六次的人口普查中，种族问题一项通常会使用“奴隶”（slave）而不是“黑人”（black）。而在1930年至1960年，黑人（negro）⁶一词取代了黑人（black）。“奴隶”和“黑人”的使用并不是说种族分类中的肤色标准不起作用，因为事实上在美国社会奴隶和黑人通常就是指黑人。

地理起源是另一个重要的识别标准。1870年以来，中国人被确定为一个单独的种族类别。在接下来的人口普查中，日本人、菲律宾人、印度人、朝鲜人和夏威夷人等被接连确定为单独的类别。到现在，美国的所有人都被划分为五大种族：白人、黑人或非洲裔美国人、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亚洲人、土著夏威夷人和其他太平洋岛民。非洲、美国、阿拉斯加、夏威夷和太平洋岛都暗示了个人或祖先的地理起源。为什么地理起源会成为种族识别的标准？可能的原因在于地理起源对识别随移民潮而迁入美国的新来者是非常方便的指标。如果我们检视美国人口普查的历史，可以发现地理起源已经逐渐成为比肤色更为重要的标准。甚至自2000年人口普查

¹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云南民族识别参考资料（内部文件）》，1955：2-3。

² 在中文政治语境中，马列主义通常包括了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思想。

³ 费孝通并没有在这里给出民族精确的含义。本文认为在这里民族是指俄文中的 народ。

⁴ 黄光学和施联朱甚至用毛泽东的话来合理化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灵活运用。参见：黄光学、施联朱，中国的民族识别[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117。

⁵ 国家民委一司：《关于民族识别工作的几点意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识别文件资料汇编（内部资料）》，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1983：9。

⁶ Negro一词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被部分黑人民权运动领袖认为具有冒犯性，认为该词使他们联想到奴隶制、种族隔离与歧视的历史。



后，黑人可以从种族选项中选择“非洲裔美国人”来自称。这显示了美国人口普查局试图避免人们将种族分类跟早期人口普查中基于肤色的种族歧视联系起来。

就美国的种族识别而言，其标准也非一成不变。血液纯度（purity of blood）曾是 1860-1920 年间（1900 年除外）种族识别的标准之一。之所以采用这一标准，是为了识别黑白混血儿（Mulatto）¹。现在普遍认为，采用这一标准的动机是为了寻找黑白混血儿由于种族杂交而在生理上产生的弱点，^{[25](P.42)}“从而证明种族隔离对各种族的延续来说是必要的。”^{[25](P.65)}然而，黑白混血儿后代的繁盛最终证明所谓他们生理上的弱点纯粹是无稽之谈。

如果我们比较民族识别与种族识别的标准，可以看出一些显著差异。民族识别的标准相对来说是稳定的，自从 1954 年开始推进以来都未发生过变化。斯大林的四个定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跟其他三个因素“民族名称演变”“民族历史”和“民族意愿”一直是民族识别工作中主要的参考指标。与之相反，美国种族识别的标准则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正如上文所述，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旧有的标准被判定不合时宜或者因其带有种族歧视而遭到抛弃，而像地理起源这样较为中立的标准则被采纳。

四、识别的实施和后果

中国国家统计局 1953 年在大陆开展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所有 18 岁以上的公民都可以自报民族身份。^[26]在那次普查中，政府一共搜集到超过 400 个族名。之后，国家民委派了主要由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构成的民族识别调查小组到各省、自治区。这些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与省、自治区及地州民委的干部一道通过观察和访谈申请民族群体成员来分类和合并这些族名。一般来说，研究人员和干部首先会辨识申请民族群体是否是汉族。如果该群体不是汉族，那么他们需要辨识该群体是独立民族还是属于某一其他民族的一部分。^{[4](P.150)}到 1954 年，国家民委总共识别出 28 个民族，而此前，已有 10 个公认的民族存在。到 1964 年，国家民委又从第二次人口普查中搜集的 183 个族名中识别出 15 个民族。（黄光学、施联朱，150，1995）之后，国家民委分别在 1965 年和 1979 年识别出最后两个民族，这样形成了中国的 56 个民族（见表一）。另外，民族识别的结果被广泛运用于户口登记、身份证及人口普查。1979 年后，国家民委还在将一些申请民族群体合并到已识别的民族，但他们终止了新民族的识别，以致有些申请民族群体处于未识别民族的状态²。1987 年，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黄光学宣布民族识别基本完成。^{[27](P.16)}习近平主席 2014 年再次重申：“56 个民族就是 56 个民族，不要再细分了，如果再细分，分成几百个民族都有可能。这个口子一开，就会乱了套。”^[28]意味着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不会有新的民族出现。

表一、中国的民族分类（1949—2014）

	汉字	拼音	英文
民族识别之前已被广泛承认的民族：10	汉族	Han Zu	Han nationality
	蒙古族	Menggu Zu	Mongol nationality
	回族	Hui Zu	Hui nationality
	藏族	Zang Zu	Tibetan nationality
	维吾尔族	Wei wuer Zu	Uyghur nationality
	苗族	Miao Zu	Miao nationality
	瑶族	Yao Zu	Yao nationality
	彝族	Yi Zu	Yi nationality

¹ 1890 年，甚至“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混血儿”和“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混血儿”都被加入到种族分类中。

² 截止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还有 640101 位公民属于未识别民族。此外，1448 位归化公民还没有民族身份。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朝鲜族	Chaoxian Zu	Korean nationality
	满族	Man Zu	Manchu nationality
截止 1954 年被识别出的民族: 39	壮族	Zhuang Zu	Zhuang nationality
	布依族	Buyi Zu	Bouyei nationality
	侗族	Dong Zu	Dong nationality
	白族	Bai Zu	Bai nationality
	哈萨克族	Hasake Zu	Kazakh nationality
	哈尼族	Hani Zu	Hani nationality
	傣族	Dai Zu	Dai nationality
	黎族	Li Zu	Li nationality
	傈僳族	Lisu Zu	Lisu nationality
	佤族	Wa Zu	Va nationality
	高山族	Gaoshan Zu	Gaoshan nationality
	东乡族	Dongxiang Zu	Dongxiang nationality
	纳西族	Naxi Zu	Nakhi nationality
	拉祜族	Lahu Zu	Lahu nationality
	水族	Shui Zu	Sui nationality
	景颇族	Jingpo Zu	Jingpo nationality
	柯尔克孜族	Ke'erkezi Zu	Kyrgyz nationality
	土族	Tu Zu	Tu nationality
	塔吉克族	Tajike Zu	Tajik nationality
	乌孜别克族	Wuzibike Zu	Uzbek nationality
	塔塔尔族	Tata'er Zu	Tatar nationality
	鄂温克族	Ewenke Zu	Ewenki nationality
	保安族	Bao'an Zu	Bonan nationality
	羌族	Qiang Zu	Qiang nationality
	撒拉族	Sala Zu	Salarnationality
	俄罗斯族	Eluosi Zu	Russian nationality
	锡伯族	Xibo Zu	Xibe nationality
	裕固族	Yugu Zu	Yugur nationality
	鄂伦春族	Elunchun Zu	Oroqen nationality
	截止 1964 年被识别出的民族: 54	土家族	Tujia Zu
畲族		She Zu	She nationality
达斡尔族		Dawo'er Zu	Daur nationality
仡佬族		Mulao Zu	Mulao nationality
布朗族		Bulang Zu	Blang nationality
仡佬族		Gelao Zu	Gelao nationality
阿昌族		Achang Zu	Achang nationality
普米族		Pumi Zu	Pumi nationality
怒族		Nu Zu	Nu nationality
德昂族		De'ang Zu	De'ang nationality
京族		Jing Zu	Gin nationality
独龙族		Dulong Zu	Derung nationality
赫哲族		Hezhe Zu	Hezhen nationality
门巴族		Menba Zu	Monba nationality
毛南族		Maonan Zu	Maonan nationality
截止 1965 年被识别出的民族: 55	珞巴族	Luoba Zu	Lhoba nationality
截止 1979 年被识别出的民族: 56	基诺族 ¹	Jinuo Zu	Jino nationality
	未识别民族		Unclassified nationalities

¹ 由于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 文中期间的民族识别中止了。基诺族的增加是文革后民族识别恢复的结果。



	外国人加入中国 国籍	Naturalized citizens
--	---------------	----------------------

来源：黄光学和施联朱（1995：147-160）；国家民委

民族识别的实施过程中并没有严格遵循斯大林的标准。如果我们检视识别过程，我们会发现很多问题。如果民族识别出的民族是指 *nationality*，为什么不直接称呼所有脱离原始社会的民族群体为民族？为什么政府会合并一些族群为一个民族？识别者是如何在识别过程中运用斯大林的定义的？它的哪个特征是被强调的？历史因素在什么时候起作用，为什么是在那个时候起作用？事实上，没有人可以恰当回答这些问题。结果，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对斯大林定义的灵活运用有时候就成了随意的。例如，湖南桃源县生活着数千突厥语穆斯林的后裔。这些人并不说维吾尔语而是汉语，经济生活方式与新疆维吾尔人不同，也不信仰伊斯兰教。如果严格按照斯大林的定义，桃源县突厥语穆斯林后裔与新疆维吾尔人无一处相同。但在民族识别中，他们还是被划分为维吾尔人。再比如，新疆的乌孜别克人其实跟维吾尔人共享了斯大林民族定义中的四个特征，可他们却被划分为独立的民族。

在美国，美国人口普查局在 1977 年之前以十年一次人口普查的方式负责种族识别工作。由于识别标准的变化，种族分类从 1790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开始就一直处于变动之中（见表二）。在人口普查之前，人口普查局会在国会或其他政治机构的影响下决定种族分类。人口普查员通常会通过观察受访者的外貌特征来填写他们的种族信息¹。1970 年人口普查之后，管理和预算办公室（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获得了决定种族和族群分类的权力。1977 年，OMB 发布《15 号命令》以便为“在联邦项目管理报告和统计活动中记录、搜集、保存关于种族和族群的数据提供标准分类。”^[24]该机构在《15 号命令》中罗列了四个种族：美洲印第安或阿拉斯加原住民；亚洲和太平洋岛民；黑人；白人。根据这个列表，地理起源和肤色在种族分类的制订中起了重要作用。美国人口普查局在接下来 20 年采纳了《15 号命令》的种族分类。²但该分类还是遭受了很多批评，“因为它没有充分反映这个国家的多样性”以及人们的新需求。之后，OMB 根据公众评论又修改了种族分类。^[29]从 1997 年开始，OMB 要求联邦机构使用包含五大种族的新分类：白人；黑人或非洲裔美国人；美洲印第安或阿拉斯加原住民；亚裔；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岛民。从 2000 年开始，美国人口普查局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中使用了该新分类。

表二、美国人口普查中的种族分类（1790-2010）

1790	1800	1810	1820	1830
自由白人男性；自由白人女性；其他的自由人；奴隶。	自由白人男性；自由白人女性；其他的自由人（不纳税的印第安人除外）；奴隶。	自由白人男性；自由白人女性；其他的自由人（不纳税的印第安人除外）；奴隶。	自由白人男性；自由白人女性；自由有色人；其他的自由人（不纳税的印第安人除外）；奴隶。	自由白人男性；自由白人女性；自由有色人；奴隶。
1840	1850	1860a	1870	1880
自由白人男性；自由白人女性；自由有色人；奴隶。	b；黑人；黑白混血儿。	b；黑人；黑白混血儿；（印第安人）。	白人；黑人；黑白混血儿；中国人；印第安人。	白人；黑人；黑白混血儿；中国人；印第安人。
1890	1900	1910	1920	1930
白人；黑人；黑白混血儿；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混血儿；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	白人；黑人；黑白混血儿；中国人；日本人；印第安人。	白人；黑人；黑白混血儿；中国人；日本人；印第安人；其他。	白人；黑人；黑白混血儿；印第安人；中国人；日本人；菲律宾人；印度人；朝鲜	白人；黑人；墨西哥人；印第安人；中国人；日本人；菲律宾人；印度人；

¹ 自我报告也许也发挥作用。

² 1980 年和 1990 年人口普查采用了《15 号命令》的种族分类。

的混血儿；中国人；日本人；印第安人。			人；其他。	朝鲜人；（其他种族）。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白人；黑人；印第安人；中国人；日本人；菲律宾人；印度人；朝鲜人；（其他种族）。	白人；黑人；印第安人；日本人；中国人；菲律宾人；（其他种族）。	白人；黑人；美洲印第安人；日本人；中国人；菲律宾人；夏威夷人；夏威夷混血儿；阿留申人；爱斯基摩人等。	白人；黑人/黑人；印第安人（美洲）；日本人；中国人；菲律宾人；夏威夷人；韩国人；其他。	白人；黑人/黑人；日本人；中国人；菲律宾人；韩国人；越南人；印第安人（美洲）；亚洲人；印度人；夏威夷人；关岛人；萨摩亚人；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其他。
1990	2000c		2010	
白人；黑人/黑人；印第安人（美洲）；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中国人；菲律宾人；夏威夷人；韩国人；越南人；日本人；亚洲人；印度人；萨摩亚人；关岛人；其他太平洋岛民；其他种族。	白人；黑人或非洲裔美国人或黑人；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注册部落的打印名；亚洲印度人；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菲律宾人；越南人；其他亚洲人-打印种族名；夏威夷原住民；关岛人或查莫罗人；萨摩亚人；其他太平洋岛民-打印种族名；其他种族-打印种族名。		白人；黑人或非洲裔美国人或黑人；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注册部落的打印名；亚洲印度人；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菲律宾人；越南人；其他亚洲人-打印种族名，例如苗人、老挝人、泰国人、巴基斯坦人、柬埔寨人等；夏威夷原住民；关岛人或查莫罗人；萨摩亚人；其他太平洋岛民-打印种族名，例如斐济人、汤加人等；其他种族-打印种族名。	

来源：Nobles (2000:28, 44)；美国人口普查局

a: 虽然印第安人未被列入人口普查计划中，但有如下说明：5. 印第安人——未课税之印第安人将不会被计入。那些已经放弃部落规则和处于州及领地法律下行使公民权的印第安人家庭将会被计入。

b: “白人”并没有出现在人口普查计划中。反而，记录员被告知：“如果是白人的话，就留空白。”

c: 自从 2000 年开始，受访者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种族类别来表示自己的种族身份。

比较而言，民族识别和种族识别实施过程中的区别还是很显而易见的。对民族识别来说，政府官员和研究者在灵活运用斯大林定义的前提下一起合作进行民族划分。这项工作其实是针对一个民族群体的，并不涉及对个体民族身份的确证。然而对于种族识别来说，每一次人口普查其实都伴随着一次种族的识别，因为种族识别的对象是个人。

民族识别和种族识别都实现了当初推行时想要达到的目的。中国政府可以为已识别民族而非 400 个申请族群建立自治地方。同时，政府也可以按照已识别民族列表在政治机关中为少数民族设置代表配额。同样的，美国政府根据种族识别的结果能够保护白人的政治特权。

然而，也还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产生。两种识别到最后都成为推进其他少数民族/种族公共政策的工具。中国制订并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比如，少数民族公民往往可以享受高考加分。他们也可以比汉族公民拥有更为灵活的计划生育政策。因为民族识别的结果应用到了户口登记和身份证信息上，少数民族公民可以利用他们在这些证件上的民族信息从政府机构或其他社会团体那里获得一些好处。

对美国来说，种族识别曾经被主流社会用来歧视少数种族。但 1960 年代民权运动之后，社会环境发生变化，保护和提升少数种族权利突然成为美国社会的优选项。种族识别也就获得了新意义。告别了作为歧视少数种族的政策工具，种族识别开始用于“推进公民权利，从而把所有美国人都带入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主流。”^[29]众所周知，平权行动的开展也必须基于种族识别的结果。五分之三条款的制订者恐怕绝不会想到美国主流社会竟然有一天会利用种族识别去保护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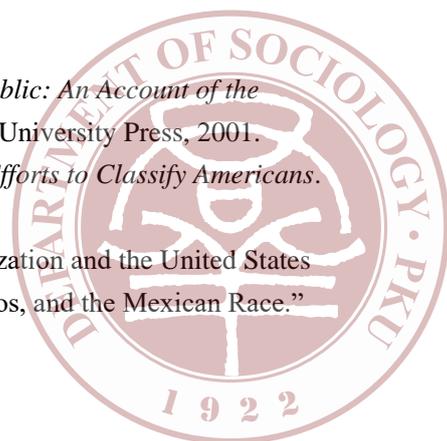


五、结论

中国和美国都在各自推进划分人群的工程。他们为人群划分制订了各种标准，并采纳识别的结果去服务他们其他的公共政策。两种识别都对少数民族/种族产生了不同程度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形式上，这两种识别非常相似。然而，当我们检视这两个工程的动机、标准的选定、实施的过程时，我们会发现，他们其实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形似而神异是一个形容他们之间关系的恰当之词。

参考文献：

- [1] 胡鞍钢, 胡联合. 第二代民族政策: 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5).
- [2]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京举行 [EB/OL].(2014-9-29)[2014—12-7].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9/c_1112683008.htm
- [3] 林耀华. 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问题[J]. 历史研究, 1963(2).
- [4] 费孝通. 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J]. 中国社会科学, 1980(1).
- [5] 施联朱. 民族识别与民族研究文集[C].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 [6] Mullaney, Thomas S.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 [7] Omi, Michael, and Howard Winant. *Racial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8] 蒋介石. 中国之命运[M]. 重庆: 正中书局, 1943.
- [9] 陈伯达. 评蒋介石《中国之命运》[N]. 解放日报, 1943-7-21.
- [10] 林耀华. 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J]. 云南社会科学, 1984(2).
- [11] 黄光学, 施联朱. 中国的民族识别[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5.
- [12] 施联朱. 中国民族识别研究工作的特色[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1989(5).
- [13] 杨履中. 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R]. 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 1946.
- [14] Brophy, David. *Tending to Unite? The Origins of Uyghur Nationalism.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2011.
- [15] 尤伟琼. 云南民族识别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3.
- [16] 马戎. 中国的民族问题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民族识别”[J]. 西北民族研究, 2012(3).
- [17]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Z].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 [18] 王希恩. 中共民族识别的依据[J]. 民族研究, 2010(5).
- [19] U. S. Constitution, art. 2, sec. 2. National Archives.
- [20] Fehrenbacher, Don E., and Ward M. McAfee. *The Slaveholding Republic: An Accoun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s Relations to Slave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21] Prewitt, Kenneth. *What Is Your Race? The Census and Our Flawed Efforts to Classify Americans*.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 [22] Hochschild, Jennifer L., and Brenna Marea Powell. “Racial Reorganiza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ensus 1850-1930: Mulattoes, Half-Breeds, Mixed Parentage, Hindoos, and the Mexican Race.”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No. 22, 2008.



- [23] Stalin, J. V. "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stalin/works/1913/03a.htm#s1> (accessed November 11, 2014).
- [24] OMB, "Directive No.15 Race and Ethnic Standards for Federal Statistics and Administrative Reporting," May 12, 1977
<http://wonder.cdc.gov/wonder/help/populations/bridged-race/directive15.html>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4).
- [25] Nobles, Melissa. *Shades of Citizenship: Race and the Census in Modern Polit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6] 人口调查登记表填写说明[J]. 陕西政报, 1953(5).
- [27] 黄光学. 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成份工作已基本完成——国家民委副主任黄光学答本刊记者问[J]. 中国民族, 1987(2).
- [28] 丹珠昂奔. 沿着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前进——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体会[N]. 中国民族报, 2014-11-15.
- [29] OMB, "Standard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Federal Data on Race and Ethnicity," August 28, 1995
http://www.whitehouse.gov/omb/fedreg_race-ethnicity (accessed November 25, 2014).

【论 文】

港澳学生的国家认同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暨南大学的问卷调查¹

梁茂春

内容提要: 根据对暨南大学 4053 个样本的问卷数据分析, 我们发现相对于港澳本地居民, 在中国大陆高校就读的港澳学生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度更高, 但却比中国内地学生的明显较低; 不仅如此, 他们对港澳回归中国的拥护程度、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意识以及对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等方面的评价均显著低于内地学生; 在港澳学生中, 港澳本地出生者比非港澳出生者的中国国民认同感也明显较低。港澳学生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度、对港澳回归中国的情感反应与他们同中国内地学生、居民之间的跨群际交往机会和交往的亲密度并不存在相关关系, 却与他们的政治态度密切相关。

关键词: 国民认同、领土主权意识、群际交往

数十年来全球各地族群民族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此起彼伏, 使学术界对少数群体(族群)国家认同或国民认同(national identity)²的研究日益升温。那些具有独特文化特性、群体认同或享有高度自治权利的少数群体如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语群体、南联盟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中东

¹ 本研究获得暨南大学统战部的经费资助。在此特别感谢马戎老师及各位同门在研讨会期间对本项研究提供的意见和建议, 文责自负。感谢暨南大学历史系的刘友连、周正庆老师和国际关系学院的陈文老师以及我在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众多同事(限于篇幅, 在此不一一具名)为问卷调查所提供的各种帮助, 感谢我的两位 2011 级硕士研究生张祥云、隋国利同学帮助我发放和回收了大部分问卷、并录入了全部问卷数据。

² national identity 在学术界有多种译法: 民族认同、国族认同、国民认同等等。为了与已经开展大量港澳居民国民认同研究的港澳地区学术界的中文语境相适应, 本文统一采用“国民认同”一词。